

本书写了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和普京等5位领导人的思想政治观点和活动。

书中利用包括解密的档案材料在内的大量第一手资料，

真实地、具体地、生动地描述了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苏联和俄罗斯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

从赫鲁晓夫到普京

张捷/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从赫鲁晓夫到普京

张捷/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从赫鲁晓夫到普京/张捷著.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4

ISBN 978 - 7 - 5097 - 1323 - 5

I. ①从… II. ①张… III. ①政治 - 研究 - 苏联
IV. ①D751.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23898 号

从赫鲁晓夫到普京

著 者 / 张 捷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59367077

责任部门 / 人文科学图书事业部 (010) 59367215

电子信箱 / bianjibu@ssap.cn

项目经理 / 宋月华

责任编辑 / 周志宽

责任校对 / 李海云

责任印制 / 郭 妍 岳 阳 吴 波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0 59367097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排 版 /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15.25

字 数 / 245 千字

版 次 /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1323 - 5

定 价 / 3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自序

我是研究苏联文学和俄罗斯文学的，研究的重点是当代文学。1985年苏联实行“改革”后，我预感到社会将发生大变动，文学也将随之发生重大变化，觉得需要密切注视，于是开始进行跟踪研究。我除了阅读新创作的作品和所谓的“回归文学”作品以及观察文学界的各种活动和作家的表现外，还注意当时出现的各种思想政治观点和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关心政治形势的发展，这样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许多作家卷入了政治斗争，文学在很大程度上直接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它与政治变得密不可分，可以说，整个“改革”时期都是如此。自然，我也就一直没有放松对政治的注意。

苏联解体后，我跟踪研究的工作没有停止，不过由于多民族的苏联文学已不复存在，此时纳入视野的已只是俄罗斯文学的动态了。当时文学界的斗争仍然与政治斗争交织在一起，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这一点表现得非常明显。同时许多文学作品，特别是其中反映现实的作品，政治倾向性甚为鲜明。为了进行准确的把握，应该对当时的社会政治情况有一个清楚的了解，因此，我继续关注政治活动和政治斗争。

20世纪90年代中期，同行李辉凡同志和我接受了撰写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二十世纪外国国别文学史丛书”中的《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史》的

任务，我负责其中的当代部分，即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到 90 年代这一段。大家知道，1953 年斯大林逝世后，苏联社会开始进入动荡时期，情况错综复杂，而文学又与这一时期的思想政治斗争密切相关，在整个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要对这一时期文学的发展变化做出比较符合实际的说明和评价，必须熟悉当时出现的各种思潮和政治斗争。过去我对此只有一般的了解，这次在动笔前做了系统的研究，尤其是在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批判和被称为“解冻”的思潮的兴起及其影响等问题的研究上花了不少工夫。在这期间我除了完成写文学史的任务外，还“跨行”写了一些关于政治问题和历史问题的文章，其中关于斯大林的几篇文章曾引起一定的反响。

就这样，我在研究苏联 20 世纪下半期文学的过程中与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一直关注这个时期存在的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以及发生的社会动荡和变迁，逐渐形成自己的一定看法，觉得在这些问题上有话可说。我也浏览了国内学者的有关论著，对他们当中一些专家的观点我是同意的，而对另一些人的说法则不敢苟同，尤其是对他们对斯大林的评价心里感到不能接受，于是产生了写点文章把自己的意见发表出来的愿望和要求，但是由于文学研究题目老是做不完，因此一直未能腾出手来。

到 2006 年，我终于下决心集中时间进行政治问题的研究，写一本关于苏联和俄罗斯 20 世纪下半期到 21 世纪初的历史变迁的著作。这一年 2 月，正是苏共二十大召开 50 周年。我想从写后来成为苏联历史发展转折点的这一次代表大会开始，这一章的题目都想好了，叫做《苏共二十大五十周年祭》，而且已开了头，可是在写的过程中觉得这个题目太大，经过考虑，改为《评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着重写赫鲁晓夫作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的经过、它的具体内容和产生的影响以及如何评价这个报告等问题。

在写关于赫鲁晓夫的这一章时，还没有一个固定的写作计划。这一章写好后接下去写什么，事先并没有考虑好。正好这时普京任期将满，人们对他实行的方针政策和执政六七年的“政绩”以及他此后的去留问题有很多议论。我不大同意某些说法，于是写了“对普京的几点看法”一章。

2006 年 12 月 19 日是勃列日涅夫的百岁诞辰。俄罗斯举行了纪念活动，报刊上发表了许多纪念文章，对勃列日涅夫这位政治人物和他当政时期的看法与以往有所不同，但仍有不少争议。我决定下一章写勃列日涅夫，讲一讲我的看法，这一章的标题就叫“如何看待勃列日涅夫和勃列日

涅夫时期”。

在开始写这本书时，本来是打算写重大的政治问题和政治事件的，例如苏共二十大、所谓的“停滞时期”和“改革”等，但是在写了关于勃列日涅夫这一章后发现，我在一定程度上变成写重要的政治人物及其活动和评价了。事已至此，我只好按照这种写法继续写下去。关于勃列日涅夫的这一章还没有写完，叶利钦去世了，丧事办得很热闹。现在这个人物应该可以“盖棺论定”了，于是我又接着写了“叶利钦其人和他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一章。

以上四章大约花了一年半的时间，可我还有不少属于“本行”的事要干，是否再写下去，有些犹豫。但是回头一看，我已写了20世纪下半期到21世纪初苏联和俄罗斯的七位最高领导人当中的四位，而剩下的三位当中，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执政时间很短，属于过渡性人物，不必单独写他们。这样说来，只有戈尔巴乔夫一人没有写了。经过再三考虑，最后决定一鼓作气把戈尔巴乔夫也写了，结果写出了“戈尔巴乔夫的政治观点和他实行的‘改革’”一章。现在把这五章收集在一起，冠以《从赫鲁晓夫到普京》的书名。

这里需要做几点说明。首先，书中各章不是按照写作时间先后的顺序，而是按照“主人公”执政时间先后编排的。这样做可以使书中各种事件的叙述在时间顺序上与实际发生的时间相一致。读者通过阅读可以窥见20世纪下半期到21世纪初苏联和俄罗斯走过的历史道路的大致轮廓。我们知道，从50年代中期起，苏联这个大国开始走下坡路，到90年代初最后解体，原来的各加盟共和国纷纷独立，社会主义制度被推翻，资本主义全面复辟。本书没有对这个过程做全面的和系统的叙述，但是从中可以看到，这历史大悲剧的发生，造衅开端的是赫鲁晓夫。他以批判个人崇拜为名，全盘否定斯大林，推行一条修正主义路线，从而种下了亡党亡国的祸根。勃列日涅夫在他执政的前期做了一些“纠偏”的工作，使得苏联一度出现“复兴”的迹象，生产得到很大发展，国力大大增强，人民生活有所改善，但是他未能根本改变赫鲁晓夫的路线，到后期体弱多病，老朽昏庸，结果误国误民，使苏联重新陷入深重的危机之中。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同年出生，经历有些相似，前者奉行社会民主主义，采取比较“渐进”的策略，一步一步毁坏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立国的根基，导致它的灭

亡；而后者接受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想，公开反共，使用的是“激进”的手段，最后一击搞垮了苏联，然后采取“休克疗法”，破坏了经济，造成了社会动荡，给俄罗斯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普京受命于危难之时，上台后开始收拾叶利钦留下的烂摊子，在方针政策上做了一些调整，使得他所搞的资本主义带有明显的俄罗斯特点。尽管最近几年收到了一定成效，但是国内仍然矛盾重重，这条俄罗斯特色的资本主义道路能否走得通，尚在未定之天。这就是贯穿这本小书的“情节线索”。

我在写这本书时，仍然遵照我一贯坚持的原则，即不讲空泛的道理，不做主观的判断和不下没有根据的结论，力求做到根据事实说话。因此文中引用了较多的材料，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都是第一手材料。为了便于读者查对，引用时都一一注明出处。尽管这些注释占了一定的篇幅，但是我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也是值得的。

搞政治问题和历史问题研究毕竟不是我的本行，因此这本书写得比较吃力。同时由于旧习难改，在笔法上也与这些方面的专家学者们有所不同。在写的过程中，常常不自觉地开始用我写文学评论文章和作家论的写法，这使得写出来的东西既不像一般的学术论文，也不像人物传记。说得好听点，这是别具一格，而实际上，有点非驴非马，四不像。现在不揣浅陋，拿出来献给大家。如果有人认为还有点意思，能从中得到点什么，对他们了解苏联和俄罗斯的这一段充满悲剧的历史和从中汲取教训有点帮助，那么我就会觉得我的时间和精力没有白费，并且感到我作为一个从事研究工作的人尽到了我的一份责任。

张捷

2008年2月于方庄寓所

CONTENTS 目 录

自 序	1
第一章 评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	1
第二章 如何看待勃列日涅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	62
第三章 戈尔巴乔夫的思想政治观点和他实行的“改革”	108
第四章 叶利钦其人和他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	153
第五章 对普京的几点看法	194
后 记	233

第一章

评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

1956年2月，苏联共产党召开了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从那时起，50年过去了。在苏共二十大全部议程结束后举行的秘密会议上，当时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赫鲁晓夫作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后来人们把这个报告称之为秘密报告。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一事是重大的政治事件，它使这次代表大会具有特殊意义，并成为苏共历史上乃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这个报告是赫鲁晓夫等少数几个人炮制的，其出台的内幕一直鲜为人知，最近十余年被掩盖着的事实真相才陆续揭开。50年来，在如何评价这个报告的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争论。苏联的剧变和国际形势发生的重大变化，促使许多人开始重新认识它所起的历史作用。俄罗斯在纪念苏共二十大50周年时，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文章，其中谈到了关于秘密报告的一些新情况和新看法。本书将根据历年来看到的材料，对秘密报告做初步的评述。

苏共二十大是一次例行的代表大会。召开这次大会的决定是苏共中央于1955年7月召开的全体会议做出的。当时确定的大会议程有以下四项：

(1) 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2) 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总结报告；(3)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对 1956 ~ 1960 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的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指示；(4) 选举党的中央机关。当时没有提出要在大会上作关于反对个人崇拜的报告。在秘密会议上作这样的报告的决定，是代表大会开幕前夕在赫鲁晓夫坚持下匆忙做出的。

这个报告的题目上面已经提到过，叫做《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过去不少人认为批判个人崇拜问题是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首次提出的，这不符合历史事实。为了讲清这个问题，需要从斯大林逝世后说起。

斯大林逝世后第三天，马林科夫被任命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并主持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成为主要领导人。贝利亚被任命为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内务部部长，莫洛托夫被任命为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外交部长。在领导集团内部形成了以这三人为首的三个派系。当时当选为苏共中央书记处成员的赫鲁晓夫因羽翼未丰，在一段时间内处于摇摆于各个派系之间的状态。从当时苏联国内情况来说，斯大林在世时实行的某些政策确实需要进行一些调整，某些做法需要改变，过去犯的错误需要纠正。苏联新的领导集团的多数成员认识到了这一点，同时觉得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需要立即采取行动。马林科夫在斯大林葬礼上的讲话，虽然如同历史学家茹科夫所说的那样，像是在斯大林灵前宣誓^①，但是在举行葬礼后的第二天，即 1953 年 3 月 10 日，他就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说，苏联社会的许多不正常现象是由个人崇拜造成的，提出“必须停止实行个人崇拜的政策”。^② 态度改变之迅速，出乎一般人的想象。这大概是首次提出反对个人崇拜问题。在 1953 年 3 月 19 日以后，苏联报刊实际上不再提斯大林的名字。这与十来天前的一片沉痛的哀悼声和热情歌颂声形成强烈反差。马林科夫提议在 1953 年 4 月召开一次中央全会讨论个人崇拜问题，他做了讲话的准备并起草了全会的决议。他准备的发言稿开头这样说：

同志们，受苏共中央主席团委托，我认为有必要讲一下一个对

^① IO. 茹科夫：《斯大林：权力的秘密》，瓦格里乌斯出版社，2005，第 618 页。

^② 1989 年 10 月 27 日《真理报》。

进一步巩固和团结党和苏维埃国家的领导来说具有巨大意义的重要的根本问题。我指的是对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错误的、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的问题，应当直截了当地说，这样的理解在我们这里得到广泛流传，结果对个人崇拜进行着有害的宣传。用不着证明，这种崇拜与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它本身无非是社会革命党人的观点。^①

后来因为这个提议没有得到领导集团内多数人的支持，中央全会没有开成。上述事实说明，马林科夫是反对个人崇拜的始作俑者。

贝利亚也不甘落后，他提出各种具体建议并开始采取各种行动。他提议颁布大赦令，为“医生案件”平反，释放一批党政高级官员和各界著名人士（其中包括莫洛托夫的妻子热姆丘任娜），还提出一系列其他方面的改革措施。尽管贝利亚提出的某些建议是合理的，他的某些行动有其积极意义，但是不难看出他意在推卸自己对过去的错误应负的责任，达到笼络人心和巩固自己的地位的目的。他的行动引起了领导集团其他成员的猜疑。当时领导集团内部的明争暗斗主要发生在马林科夫与贝利亚之间。而与贝利亚在一些问题上发生正面冲突的赫鲁晓夫支持马林科夫，他与其他领导成员进行密谈，指出贝利亚的野心和把他留在领导集团内的危险性，说服他们对贝利亚采取行动。6月26日在苏共中央主席团的会议上逮捕了贝利亚。7月2~7日中央全会讨论贝利亚的问题，马林科夫作了报告并做了总结，赫鲁晓夫等人发了言。全会决定撤销贝利亚的中央委员职务并将其开除出党。1953年12月苏联最高法院特别法庭判处其死刑并立即执行。

值得注意的是，马林科夫在上述中央7月全会上做总结时，又谈到了反对个人崇拜问题，他认为问题不仅在于进行个人崇拜的宣传，而且在于直接违背了集体领导的原则，造成了一系列的失误。他说，“我们应当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并把这个问题写进全会决议。他为了说明个人崇拜背离马克思主义关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观点，引用了马克思1877年写给法国政治活动家威尔芙姆·布洛斯的信中的一段话：

^① 转引自 Ю. 茹科夫《斯大林：权力的秘密》，第639~640页。

我“不生气”，恩格斯也一样。我们两人都把声望看得一钱不值。举一个例子就可证明：由于厌恶一切个人迷信，在国际存在的时候，我从来都不让公布许许多多来自各国的、使我厌烦的歌功颂德的东西；我甚至从来不予答复，偶尔答复，也只是加以斥责。恩格斯和我最初参加共产主义者秘密团体时的必要条件是：摒弃章程中一切助长迷信权威的东西（后来拉萨尔所作所为恰恰相反）。^①

这段话后来赫鲁晓夫在他的秘密报告里也引用了。马林科夫还就有人在全会上的发言中涉及斯大林的继承人问题表态说：“任何个人都不敢、不能、不应该和不愿意扮演继承人的角色。作为伟大的斯大林的继承人的，是党的领导人的紧密团结的集体……”^② 尽管如此，马林科夫的主张并未取得多数人毫无保留的支持，会上提出暂时不把批判个人崇拜这件事公之于众，因此在关于召开全会的公报里对此只字未提。

但是马林科夫继续坚持反对个人崇拜的主张。1953年7月，他组织人起草了一个苏共中央关于纪念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50周年的决议，对党的历史做了完全不同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说明，其中斯大林的名字只提了三次，在最后部分提出了“根除”唯心主义的个人崇拜的要求。此决议未能通过，但以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的名义于7月下旬全文发表。接着《真理报》又先后发表了苏共中央书记波斯彼洛夫的《苏联共产党五十年》一文，其中基本上重复了上述决议草案的内容，有的刊物发表了一些批判个人崇拜的文章。但是在马林科夫作为主要领导人的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批判个人崇拜的运动没有大规模开展起来。

上面提到过，在斯大林逝世后的最初几个月里，作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之一的赫鲁晓夫没有完全站在某一派一边，甚至表面上也对贝利亚采取友好态度。他在中央7月全会的发言中对他的这种“策略”做了生动的描述。他说：

有的同志说：怎么会这样，马林科夫不是常常跟贝利亚挽手而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288～289页。

② 《苏共中央通报》1991年第2期，第195～197页。

行，他们俩也许在议论我。也许会对另一些人说，赫鲁晓夫也跟他这样。这完全正确。散过步，我也散过步。莫洛托夫有一次甚至说：你们一起走来走去，在讨论什么问题。我回答说：都是扯淡，他说各种下流话，听得叫人讨厌。我认为到适当时候，这种散步会给我们带来好处，而且也是需要的。星期四我们三人——马林科夫、我和贝利亚——同乘一辆车，虽然我们知道他是一个阴谋家，他对我进行阴谋活动，反对马林科夫和其他同志，而主要是反对马林科夫。分手时他握了我的手，我也以“热情的”握手作答。我想，你这个下流家伙，这是最后一次握手，明天两点钟，我们就要挤对你。我们不是握你的手，而是要你夹起尾巴。同志们，对这种奸诈之徒只能这样做。如果我们早一点说他是坏蛋，我相信，他会收拾我们。^①

在政治上进行摊牌的前夕，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居然能做到如此“冷静”，真是难能可贵。这也说明，要制服“奸诈之徒”就要比“奸诈之徒”更奸诈。与此同时，赫鲁晓夫为了加强对中央书记处的控制，对下属机构进行了整顿和改组，把自己的人安排到关键岗位上，积极开展活动，更多地干涉党务以外的工作，因此他在领导集团内的地位有所增强。在1953年9月召开的中央全会上，他作了《关于进一步发展苏联农业的措施》的报告。就在这一次全会上，他被批准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根据速记记录，赫鲁晓夫是在9月7日晚6时的会议上这样被批准为第一书记的：

马林科夫：同志们，全会议程到此结束，但是中央主席团有一个建议。

同志们，中央主席团建议批准赫鲁晓夫同志为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需要对此事作说明吗？

喊声：不需要。

马林科夫：好，不需要。那么进行表决。赞成批准赫鲁晓夫同志

^① 《苏共中央通报》1991年第1期，第158页。

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请举手。请放下。有反对的吗？

喊声：没有。

马林科夫：那么全会到此结束。现在宣布散会。^①

根据卡冈诺维奇的回忆，选举赫鲁晓夫为中央第一书记的问题是马林科夫在中央全会中间休息时突然提出来的，未经任何酝酿和讨论。事后卡冈诺维奇问马林科夫这是谁的主意，马林科夫回答说，全会开幕前布尔加宁要他在全会上提出选举赫鲁晓夫为中央第一书记的建议，并以要挟的口气说，如果马林科夫不同意，那么他布尔加宁就自己来提。马林科夫觉察到这不是布尔加宁一个人的意见，就同意了。^② 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这个重要职位及其人选就是这样产生的。

赫鲁晓夫当上第一书记后，政治形势和苏共领导集团内部的力量对比发生了一些变化，争夺最高领导权的斗争开始主要在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之间进行。应当指出，赫鲁晓夫在斯大林逝世后也与马林科夫和贝利亚一样反对个人崇拜，这可从下面的一件事看出来。1953年3月19日的《文学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作家的神圣职责》的社论，其中说道：

苏联文学面临的最迫切、最重要、最崇高的任务，就是为我们当代人，为子孙后代塑造出各个时代、各个民族的最伟大的天才——不朽的斯大林的宏伟而丰满的形象。

赫鲁晓夫看到后大发雷霆，要求撤销总编西蒙诺夫的职务。所以西蒙诺夫说，这时赫鲁晓夫大概已想要过一段时间给斯大林下结论，已在考虑他三年后在二十大讲的那些事情。^③ 但是在他当上第一书记时，马林科夫早已提出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并正在积极进行，他觉得不便与他的竞争对手唱一个调子，因此在一段时间内他把主要精力用在积极干预内政和外交事务、掌握更大的权力上。在大约两年的时间里，他没有提出进一步批

① 转引自 Ю. 茹科夫《斯大林：权力的秘密》，第 679 页。

② 见 Л. 卡冈诺维奇《备忘录》，瓦格里乌斯出版社，1997，第 503 页。

③ 见 К. 西蒙诺夫《我这一代人眼里的斯大林》，中文版（凡中文版或中译本，在注释内加以注明，俄文版不注，下同），中国新闻出版社，1989，第 268 页。

判个人崇拜的问题，相反，重新对斯大林做了某种肯定。1954年2月4日，苏斯洛夫取得赫鲁晓夫同意，指示全国主要报刊在斯大林逝世一周年之际发表社论，指出斯大林是列宁的事业的伟大继承者，并且紧密联系共产党和苏联人民的活动说明斯大林所起的作用。根据某些论者分析，赫鲁晓夫在1954年提出为“列宁格勒案件”的受害者平反，主要是为了打击此案件主要策划者马林科夫。关于这个案件下面还要说到。

1955年2月赫鲁晓夫终于迫使马林科夫辞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职务，同年7月的中央全会上，又在关于对南斯拉夫的政策争论中击败了莫洛托夫，从而巩固了自己作为主要领导人的地位。在这之后，他对斯大林的真实态度才暴露出来，开始把批判斯大林的问题提上了日程。卡冈诺维奇在1957年6月苏共中央全会上的发言中这样谈到赫鲁晓夫的变化：

1955年10月，在党代会前四个月，赫鲁晓夫提出了关于斯大林问题的议案。赫鲁晓夫本人在党代会前五个月还在发言和谈话中称列宁和斯大林是保证我们取得胜利的伟大领导人，说是他们保证了我们的胜利。这是代表大会前五个月的事！^①

卡冈诺维奇提起这件事，显然意在嘲笑赫鲁晓夫的变化之迅速。

1955年11月5日，苏共中央主席团讨论了纪念斯大林诞辰的问题。赫鲁晓夫提议不再像往常那样开纪念会，只在报刊上发表纪念文章。他的提议遭到了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的反对，却得到布尔加宁和米高扬等人的支持，结果获得通过。

12月31日，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赫鲁晓夫提出了与30年代大规模镇压行动有关的问题，从会议记录来看，当时未经充分讨论就决定成立以苏共中央书记波斯彼洛夫为首的委员会，专门研究审查有关大规模镇压行动的材料，该委员会的成员除波斯彼洛夫外，还有阿里斯托夫、什维尔尼克、鲁坚科、谢罗夫等人。

1956年1月21日和23日，赫鲁晓夫和其他领导人先后出席了参加垦荒的先进青年大会和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例会。他们在休息室里讨论了

^① 《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个“反党”集团》（上册），中文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第87页。

一些迫切问题，如：是否可以在向二十大作的总结报告中利用波斯彼洛夫的委员会将要提供的材料，是否把大规模镇压的情况向大会报告。当时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赫鲁晓夫在回忆录里对此做了追述，不过他把争论的时间说成是在二十大开幕之后了。^①

2月1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再次提出要不要向代表大会报告30年代镇压行动的情况问题。当时传讯了曾担任特别重要案件侦查员的罗多斯。赫鲁晓夫在罗多斯讲述时不断插话说：“有过错的是职位更高的人。一些形同罪犯的分子被吸收来做这些事。有过错的是上面的人。斯大林有过错。”阿里斯托夫问他“有没有勇气说真话”。别的人你一言我一语地发表自己的看法。莫洛托夫提出“应当承认斯大林是一位伟大的领导人”。米高扬刺了他一句：“莫洛托夫同志，当时你是支持的！”卡冈诺维奇激动地说：“不能在这样的情况下决定问题。不能这样提出问题……许多事情可以重新考虑，但是斯大林有三十年的时间居于领导地位。”莫洛托夫接着说：“在报告里不能不说斯大林是列宁的事业的伟大继承者。”布尔加宁不同意莫洛托夫的意见，认为“报告里可以不说斯大林是继承者，不夸大他个人的作用”。伏罗希洛夫对党应当知道全部真相这一点表示同意，但是他说：“斯大林有没有他的一份过错？有的。肮脏的东西很多，您说得对，赫鲁晓夫同志。在这方面有斯大林的一份。我们不能避而不谈。但是应当好好考虑一下，以免把孩子连同脏水一起泼出去。”莫洛托夫赞同伏罗希洛夫的说法，说道：“应当恢复事实真相。但是要要知道在斯大林领导下社会主义取得了胜利这一点也是真的。有过做得不对的地方，做过丢脸的事——这也是事实。应当权衡一切。因此在代表大会前未必来得及这样做。”赫鲁晓夫在做总结时说：“斯大林忠于社会主义事业。但是用野蛮的方法做这件事。他消灭了党。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把人身上所有神圣的东西都抹掉了。随心所欲地处置一切。”他同意暂不向代表大会报告，不过提出不要给斯大林以过高的地位，应清理一下各种宣传画和书籍，多宣传马克思和列宁，加强对个人崇拜的批判。^②

^① 见《赫鲁晓夫回忆录》，瓦格里乌斯出版社，1997，第292~293页。

^② 见《平反：事情的经过（文件汇编）》第1卷，国际民主基金会出版，2000，第308~309页。

2月9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又一次开会，这是决定是否向代表大会作关于反对个人崇拜的报告的一次关键性会议。会议听取了以波斯彼洛夫为首的委员会的报告。报告中说“1935~1940年是我国对苏联公民进行大规模镇压的年代”，在这期间“根据从事反苏活动罪逮捕了一百九十二万零六百三十五人，其中六十八万八千五百零三人被处决”。^①这给与会者以很大震动。赫鲁晓夫乘机再次提出向代表大会报告大清洗的事，他说：

斯大林当不了领袖这一点可看得很清楚了。如果他把所有人都消灭了，那还是什么领袖？应当勇敢些，讲真话……原因是个人崇拜，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手中。^②

从赫鲁晓夫的回忆录来看，他当时想在总结报告中增加反对个人崇拜的内容。他提醒持不同意见的人说，在讨论总结报告时，每个领导成员“有权在代表大会上发表自己个人的观点，即使这观点与总结报告不一致”。^③言下之意，不管大家同意不同意，他都将在大会上讲个人崇拜问题。这实际上是一种要挟。这时有人提出在大会上另作一个报告的问题。原来持不同意见的人被迫同意了，但他们提出时间紧迫，来不及做充分准备，最好把这个报告放到召开下一次代表大会时来作。赫鲁晓夫反对这个意见，他说：“到二十一大就晚了，即使我们能活到那个时候和不让我们提前做出回答的话。因此最好现在就作第二个报告。”^④

尽管最后大家都同意作一个专门讲个人崇拜的报告，但是在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上分歧很大，会上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等人为斯大林辩护。莫洛托夫说：“三十年来我们在斯大林领导下生活，进行了工业化，斯大林逝世后我们仍然是一个伟大的党。”卡冈诺维奇同意莫洛托夫的意见，主张“采取冷静的态度，不把这三十年抹掉”。伏罗希洛夫则说：“那时有敌人。斯大林在对敌斗争中变得凶狠了。不过在他身上还有许多符合人性的东西。”他主张采取谨慎态度。米

① 见《平反：事情的经过（文件汇编）》第1卷，第317页。

② 见《平反：事情的经过（文件汇编）》第1卷，第349页。

③ 《赫鲁晓夫回忆录》，第293~294页。

④ 《赫鲁晓夫回忆录》，第294页。